

<<巨流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巨流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5561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5561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齐邦媛

页数：398

字数：331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巨流河>>

前言

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，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辽宁百姓的母亲河。

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，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，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，声消音灭。

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，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。

二十世纪，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，至今已数百本。

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，也写个不休。

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，八年抗日战争中，数百万人殉国，数千万人流离失所。

生者不言，死者默默。

殉国者的鲜血，流亡者的热泪，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。

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，心灵上刻满弹痕。

六十年来，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？

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，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“台湾大学临时聘书”；来外文系任助教。

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，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。

两年后，一九四九年底，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；一直相信“有中国就有我”的他，挫败、憔悴，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，一言不发，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。

在家人、师生眼中，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，如今巨岩崩塌，坠落，漂流，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“巨流河”被冲到“哑口海”；

六十年来在台湾，我读书、教书、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，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——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；抗日战争初起，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，牺牲之壮烈；南京大屠杀，国都化为鬼域的悲痛；保卫大武汉时，民心觉醒，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；夺回台儿庄的激励；万众一心，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、川黔路奔往重庆，绝处求生的盼望；漫长岁月中，天上地下，在四川、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，坚毅如在眼前，那一张张呼喊同胞、凝聚人心的战报、文告、号外，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。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，真正存在过的，最有骨气的中国！

半世纪以来，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，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；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，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，正门口只写着：Lest ye Forget！（勿忘！）

——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？

为了长期抗战，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，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；来台初期，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、扎根，不计个人荣辱的人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，中年，一起步入老年，而我仍在蹉跎，逃避，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。

我惊觉，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。

此书能完成，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、“中央研究院”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。

多年前，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，邀我参加。

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，可谈较少，半生以来，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。

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，又再度热诚邀访。

遂自二二年秋天起，与原拟访问我谈女陞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。

不料，访谈开始不久，德兴的母亲、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。

那一段时期，我思想涣散，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，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，所谈多是临时记忆，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。

尔后，我花了一年时间，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、家庭，甚至到美国“万里就养”；

<<巨流河>>

的生活里。

晨昏独坐时，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，但每试必精疲力竭；大至时光布局，小至思考幽微之处，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。

我几度罢笔，甚至信心全失，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，不容我安歇。

直到二 五年初春，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，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，日升月落，身心得以舒展安放，勇敢地改写重到重写。

在这漫长的五年间，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，安慰，鼓励，支持。

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，也是陪跑者。

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，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，是善缘，但缘分二字之外，我仍有不尽的感谢。

当我下定决心重写，拿出纸和笔时，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。

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，我已年满八十，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，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，有一种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的心境。

这时，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，说她的新书《用手走路的人》要出版了。

惠绵是我“错过了却跑不了”的学生。

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“高级英文”课，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。

第二年她回校上课，换我遭遇车祸，一年未能回到教室。

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，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，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。

对于她，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。

她奋斗不懈，终于修得学位、留校任教，如今已是戏曲表演理论专家，我甚感欣慰。

二 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，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，感到十分惊喜。

惠绵说，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，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。

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，简 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，到了我的书房。

她说看了我的初稿，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，“需兵力支持。

若您不弃，我很愿效绵薄之力，让这书早日完成”。

这样诚意的信由简 这样的作家写来，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。

收到她的信，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，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。

简姨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，出版《水问》《女儿红》等十余本散文集，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，受年轻学子喜爱。

她才思丰沛，观察敏锐，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，缤纷多彩，自成一个情韵优美、人情馨暖的社会。

。

这两位聪慧的小友，成了我的超级援军。

从此，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，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；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，轻了怕我逃避拖延。

。

表面上打哈哈，语气里全是焦急。

渐渐地，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。

简 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，居然问我：“您大学毕业了没？”

——她临走的时候，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。

她想象不到的是，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。

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，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，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；前半生的歌哭岁月，因家国剧变，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。

而后半生，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，似是再世为人，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。

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，容忍我不停地增补、删减的黄碧仪，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。

她曾问我：“您父亲是个读书人，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？”

“大哉斯言！”

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，别具意义，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！

<<巨流河>>

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“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”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，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。

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，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，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，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，点明这是一本“惆怅之书”。

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，自幼耳闻目睹，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，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，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，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。

感谢他鼓励我，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，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。

书写前，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，独自坐在大连海岸，望向我扎根的岛屿。

回到台湾，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，写下这一生的故事。

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，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，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邐而下，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，印证今生，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。

天地悠悠，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，留下这本书，为来自“巨流河”的两代人做个见证。

齐邦媛 二 一 年七月台湾桃园

<<巨流河>>

内容概要

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；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；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；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！

巨流河，位于中国东北地区，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被称为辽宁百姓的'母亲河'。南滨渤海与黄海，西南与内蒙内陆河、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，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。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，现在称辽河，清代称巨流河。影响中国命运的'巨流河之役'，发生在民国十四年，当地淳朴百姓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。

《巨流河》的记述，从长城外的'巨流河'开始，到台湾南端恒春的'哑口海'结束.....

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 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，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，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，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，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，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。

作者的一生，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。

作者以邃密通透、深情至性、字字珠玑的笔力，记述纵贯百年、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。

<<巨流河>>

作者简介

齐邦媛，一九二四年生，辽宁铁岭人。
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，一九四七年來台湾，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，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。

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、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。
教学、著作，论述严谨；编选、翻译、出版文学评论多种，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，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。

<<巨流河>>

书籍目录

序

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

第二章 血泪流离——八年抗战

第三章 “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——南开中学

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——大学生涯

第五章 胜利——虚空，一切的虚空

第六章 风雨台湾

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

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一九七 年代

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

第十章 台湾、文学、我们

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——从巨流河到哑口海

后记 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——齐邦媛先生与《巨流河》

齐邦媛纪事

《巨流河》参考书目

<<巨流河>>

章节摘录

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，在家乡辽宁，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。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，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。

出生后体弱多病，快满周岁时，有一天高烧不退，气若游丝，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。

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。

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：“这个丫头已经死了，差不多没气了，你抱着她干什么？把她放开吧！”

“我母亲就是不放，一直哭。

那时已过了午夜，我祖母说：“好，叫一个长工，骑马到镇上，找个能骑马的大夫，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！”

“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，居然找到一位医生，能骑马，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。

他进了庄院，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。

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“死”孩子，变成一个活孩子，一生充满生命力。

在那个时代，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，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，母亲的呵护，还有命中这些“贵人”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，使它不致熄灭。

不久，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。

母亲抱我去看他，说：“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，她爸爸在德国念书，还没有给她取名字，您给她取个名字，纪念这个缘分吧！”

“这位医生为我取名“邦媛”，在我生命之初，给了我双重的祝福。

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《诗经·君子偕老》：“子之清扬，扬且之颜也。

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

“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《明湖文集》的文章，居然有一段：“齐邦媛，贤德女子……”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，何等荣幸又惶恐！

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，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，真希望他知道，我曾努力，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。

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。

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，风雪夜归，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。

隔了一天，我祖母、母亲带着哥哥和我，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里的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，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，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。

而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：“我要回家！”

我要回家！

“使得她们加倍困苦，又怕连累别人，只好回家，听天由命。

铁岭齐家，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（现并入太原市）到奉天（沈阳）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，到我父亲是第八代。

庄院位于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，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，家产约有四百垧（东北话读作“天”）田地（一垧约十亩），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。

我祖父齐鹏大，共有四兄弟。

少年时，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“庄稼人”，跑去读军校，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。

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，里由营长做起，又从团长升为旅长，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。

我父亲是他的独子，留学德国回家，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，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，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，只有一个月。

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，并不知情，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，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：“父一辈，子一辈，不要算那个账，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，对我没有二心。

他儿子浑蛋，留洋念书念糊涂了，但是不要杀他爸爸。

“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，染了风寒而死，去世时只有五十岁。

<<巨流河>>

张作霖出身草莽，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，不与日本人妥协，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埋伏炸死，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，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；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、权势及财富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，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。

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，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，生了一子两女，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，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。

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，由她与我母亲，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，带着三个幼儿、二十多个长工，春耕秋收过日子。

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，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、后院的小黄瓜、黑浆果……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，至今印象清晰。

祖母是位雍容大度、温和仁厚的人，对我母亲——她独生子的媳妇，充满了同情与怜惜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，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，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，绝不找麻烦，对媳妇说话声音也很柔和，但规矩还是规矩，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，但公婆吃饭时，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，这是“有地位人家”的样子。

祖母对我最为怜惜，命也是她救的，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，害她流了许多眼泪，至今仍愧疚地记得。

爷爷回家是件大事，那年代官威很大，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（卫兵）。

衣食讲究很多，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，全家都似屏息活着，直到他返驻防地才敢喘气。

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，但太权威，没有人敢和他辩论。

我出生不久，爷爷由驻防地回家，看了一眼炕上棉被包着的小婴儿，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：“把那个猫崽子丫头给我拿来看看！”

不知是什么原因，那个不必“抱”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，他下令：“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！”

（尤其是我哥哥，他那壮硕的长孙）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齐家人口少，每个孩子都宝贵，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。

祖父在军中，四十“寿诞”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。

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。

不久，她染肺病死了，我祖母很照顾她，把她新生的男孩（取名齐世豪）带大，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，常常一起玩，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。

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，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，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，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，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。

……

<<巨流河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齐邦媛这个人，就是一个真字。
她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。

——白先勇 沉重的史诗，齐老师却能云淡风轻写出，展现文学的惊人之美。
——蒋勋 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……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。

——王德威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